

李賀詩中使用「空」字的造境效果

陳慧君

摘要

唐詩首重意境，其美感在於主體心靈對自然素材地重組與再現，能使讀者在心中締造出一幅圖畫。中唐詩人李賀即善於以其獨特的意象字群來塑造詩境，故詩風自成一格，有著奇幻色彩。本文所要探討地是李賀詩人使用「空」字的造境效果，以及不同於其他詩人使用「空」字之獨特處。筆者先自李賀詩集中擷取出使用「空」字的詩句，分析「空」在每一處之詞性，並加以分類以方便解其字義。本文可看出詩人如何以「空」之多重意義來塑造詩境效果，李賀詩中之「空」字的原型意義是天空，詩人欲藉「空」作為詩境背景，而一切的幻想皆由「空」所衍生，表現於詩中除了作「天空」名詞解，又可轉化形容詞或虛詞，創造出空茫迷濛之感，遂天空的多變幻正是詩人創造詩境之靈感泉源，亦是詩人不如意時的最佳慰藉。

關鍵詞：李賀詩、空、造境、意境、意象

一、前言

李賀（西元 791~817 年）生在中唐時期，而「詩」一文體發展至盛唐已趨完備，唐詩內容上的豐富，使其色彩豔麗繽紛，可說是達至詩之完美境界。中唐詩人想在詩之創作上有所突破，不得不另闢途徑，偏重在藝術技巧上的創新，使詩作別具一格。李賀也受當時創作風氣影響，加上詩人己身的獨特氣質，用字上有屬於詩人自己的風格。李賀喜用濃墨重彩般的形象語言，像是鬼氣森森的陰寒字，如：鬼、泣、啼、哭、冷、血、寒、死等字；或是七彩繽紛的顏色字，如：金、黃、黑、紅、紫、綠、青、白等字，構成詩中斑斕絢麗的意境，使作品奇詭難解。李賀在《高軒過》一詩中提出：「筆補造化天無功。」楊文雄先生認為這一句可說是詩人的文學主張，而其主張有一方面為：造境。《李賀詩研究》寫道：

至於造境，李賀善用遐想，利用濃縮的手法，通過各種隱喻、形容、象徵和豐富的聯想，去構築魁麗奇異的世界。¹

意象經營的效果是否成功，在於能否在讀者心中締造出一幅圖畫。李賀即是透過豐富的想像，千錘百煉的措辭造句，來創造非凡氣勢，達到藝術造境之美。錢鍾書《談藝錄》中論李賀詩時說：

此派論者不特以為藝術中造境之美，非天成境界所及，至謂自然界無美可言，祇有資料，經藝術驅遣陶鎔，方得佳觀，此所以天無功而有待於補也。²

故藝術是外在經驗與具體形象的思索與再現，若無詩人主體心靈對美的感受，加上想像之巧構，自然也只能是冷漠的客體，而李賀對自己在這方面的才能是很有自信的。李維楨《昌谷詩解序》也形容李賀詩：

是以隻字片語，必新必奇，若古人所未經道，……其鍛鍊工，其丰神超，其骨力健，……要以自成長吉一家言而已。³

¹ 楊文雄《李賀詩研究》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83年，頁120。

² 錢默存〈李賀詩論〉：錄自羅聯添編《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三》，台北：學生書局，1979年，頁1119。

³ 陳治國編《李賀研究資料》，北京：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83年，頁37。

從上列資料中可見李賀詩造境瑰奇，摛采豔發，且獨具一格，是史有定評。

唐詩之美首重即是意境，王昌齡在《詩格》中首度提出「意境」之說：「張之於意而思之於心，則得其真矣。」⁴王國維《人間詞話》一文也提到「詞以境界為最上」，詩亦是如此，王國維區分境界為：

有造境，有寫境，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。然二者頗難分別。因大詩人所造之境，必合乎自然，所寫之境，亦必鄰於理想故也。⁵

李賀善長以他獨特的意象群來造鬼境、仙境，或是塑造感傷氛圍，其所造之境大都是詩人之幻想世界，詭譎淒豔，但又如同詩人親身經歷般自然，使讀者亦能身歷其境。故歷來許多文人喜歡研究賀之用字藝術，大都從詩人的慣用字著手，卻很少會去注意他使用「空」字的造境效果。李賀詩中「空」字的使用，約有五十處，無論和其他詩人比較，抑是單從賀之詩作來看，在賀之作品中此字使用率皆不算高。然而，李賀使用「空」字的效果，不同其他詩人之曠達空靈，反倒是有著天空之奇幻色彩，迷茫且衰颯的味道。

唐代詩人們受到外來佛教與禪宗思想的影響，調和了傳統道家的哲學藝術，表現在詩的創作上講求一份空靈美，詩人們喜歡把「空」字入作品中。一般而言，「空」字給人一種沖虛的境界，惟心境空靈，才得以照見萬物，及容納萬物，將人從塵俗中解放出來，乍見天地自然之美。如「空山」一詞呈現的即是一幅悠遠虛淡的畫面。而本文所要尋找的即是李賀使用「空」字的造境效果，是否有創新之處，在使用氾濫的一堆詩作中，同樣的一個字是否也能因詩人之天才與獨特氣質，而創造出特殊的意象與效果來。本文將從賀之詩集中使用「空」字之詩句擷選出，將其詞性稍作分類，以方便解其意並討論其造境效果。

二、「空」字作為名詞之解

李賀詩中「空」字作為名詞之用時，很顯然地指的是「天空」，甚至延伸「天空」之意用來形容布料材質，就如同天空一般，非凡間的一切事物可比擬。又

⁴ 《詩格》：「詩有三境。一曰物境。欲為山水詩，則張泉石雲峰之境，極麗絕秀者，神之於心，處身於境，視境於心，瑩然掌中，然後用思，了然景象，故得形似。二曰情境。娛樂愁怨，皆張於意而處於身，然後馳思，深得其情。三曰意境。亦張之於意而思之於心，則得其真矣。」資料來源：以下網站 <http://www.qoos.com/bbs/viewthread.php?tid=1040316&fpage=1>。

⁵ 王國維《人間詞話》，台北縣：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1980年9月，頁1-2。

李賀喜歡塑造仙境，而與仙境最佳的感通橋樑不正是「天空」嗎？於是詩中意境將藉「空」一字上達天空，將天界打開，一切由空中幻化而出。

(一) 天空 / 空氣

李賀詩中「空」字作為「天空」解釋，有奇幻色彩的，如〈秦王飲酒〉一詩前四句：「秦王騎虎游八極，劍光照空天自碧。羲和敲日玻璃聲，劫灰飛盡古今平。」⁶此四句形容了秦王的勇武，「空」指天空，秦王使其劍光反射至上天，寶劍的光芒衝上了天空，日神也都害怕。故王琦解釋說：「見天亦不違其意，而況于人乎。」⁷又「空」比「天」包容更多的意象內容，空能使之照見萬物，使雲霧皆撥散，使天現出本來的面目。透過「空」字讓整個境界開闊，進而上達羲和日神，指揮羲和驅策白日。再看到〈谿晚涼〉一詩前兩句：「白狐向月號山風，秋寒掃雲留碧空。」「白」、「月」、「秋」顯示了一種孤寂冷落的意境，最後歸於「空」字，剎時將鏡頭凝聚於那抹天空，展露出天之本質，這碧空是帶著奇幻色彩的。而同樣有幻異天空之貌的詩句，還有「女巫澆酒雲滿空，玉爐炭火香襲襲。」(〈神絃〉)「岑中月歸來，蟾光卦空秀。桂露對仙娥，星星下雲逗。」(〈感諷五首之五〉)這都是將鏡頭轉向天空這大背景，再很自然地將場景跳至仙界或月宮。另外，李賀詩中「空」字作為天空解的還有：「大野生素空，天地曠肅殺。」(〈秋涼詩寄正字十二兄〉)「大野」是地，「素空」是天，詩人描繪出一幅秋之天地清明蕭瑟貌，這「空」字給人一種蒼茫之感。從上述詩例可見李賀詩人善於以天空作為背景，運用天空多變的特性來塑造神秘的意境。除了意味神秘的天界，「空」也有高的感覺，如：「梁王臺沼空中立，天河之水夜飛入。」(〈梁臺古意〉)以神仙幻想來營造梁王臺沼之華麗非凡。「臺沼空中立」是形容樓台池沼的高聳貌，但實際上沼是不宜用高聳來形容的。因此，這裡的「空中立」是高高在上，表現出樓台不是與民同樂的，也暗示著沒有百姓擁護之意。

「空」字作為名詞解也有空氣之意，如：「虛空風氣不清冷，短衣小冠作塵土。」(〈綠章封事〉)，這無法捉摸的空氣，卻也無所不在，而「虛空」以佛家角度來看是無相無所不相，故能包容萬有。然李賀之「虛空」別於佛家用語，有學者解釋這二句為：

⁶ 本文所舉李賀詩例皆擷取自楊家駱主編《李賀詩注》，台北，世界書局，2005年1月。

⁷ 楊家駱主編《李賀詩注》，台北，世界書局，2005年1月，頁254。

上天空氣並不如何清冷，意即指天上政治氣候亦如人世，混濁不堪，存在貴賤現象，賤者被作為塵土拋棄。⁸

那「虛空」指的是上天空氣，說天上的事，實際上也在說人世之事。只是借虛有的幻空來作掩飾，詩人真正要表達的也只有藏在詩人心底了。再來看到〈神仙曲〉一詩：「清明笑語聞空虛，鬪乘巨浪騎鯨魚。」這裡講「空虛」，曾益釋本曰：「清明笑語，聲聞空虛與天近。」⁹那麼此處「空」究竟是指什麼呢？與天近故是無所不在的虛空，空是虛的，才能不受限制，讓笑語傳遍仙界。「東家嬌娘求對值，濃笑書空作唐字。」（〈唐兒歌〉）在空中以手書唐字，不用筆與紙，卻增加了趣味性。於是「空」是虛無的，能容所有分子，強化所要表達的感覺，如：「殿前作賦聲摩空，筆補造化天無功。」（〈高軒過〉）「雄豪猛焰烈燒空，無人為決天河水。」（〈白虎行〉）「入水文光動，抽空綠影春。」（〈竹〉）「空」字讓作賦之聲更響亮，焰火更猛烈，竹影更具生氣。

（二）顏色／質感

天空之意又延伸作為一種顏色或質感，李賀這類的詩句，如：「齊人織網如素空，張在野田平碧中。網絲漠漠無形影，誤爾觸之傷首紅。」（〈艾如張〉）以「素空」來形容網，是指網的才質顏色如無形地天空，才會讓鳥畜無防備而誤入羅網。〈羅浮山人與葛篇〉中的：「依依宜織江雨空，雨中六月蘭臺風。」也有同樣效果，王琦注：「二句略言時景，織狀密雨空濛之意。」¹⁰江雨空表面是寫天氣，實寫織葛的經線，光麗纖長如雨，又空明疏朗，細軟光潔。「海素籠窗空下隔。」（〈榮華樂〉）也是以「空」來形容明亮感。那麼，「江雨空」與「空下隔」之「空」字就不單純地當作名詞，也是有修飾效果的形容詞，既有直指意，也有聯想意，顯出詩人使用「空」字之意涵的多層豐富性。本文下節將列舉李賀使用「空」字作為形容詞，較為明顯的例子作為探討。

三、「空」字作為形容詞之修飾效果

李賀除了將「空」字作為詩之背景意象來指涉「天空」外，其詩作中最常

⁸ 陳治國編《李賀研究資料》，北京：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83年，頁266。

⁹ 楊家駱主編《李賀詩注》，台北，世界書局，2005年1月，頁190。

¹⁰ 同上注，頁280。

見到，詩人將「空」字放於名詞之前，另創一新詞，或將「空」字放於詩句之末。這樣一來，「空」字既可指涉「天空」，又可當修飾字，使景物帶有天空那份可感卻又無法形容地神秘色彩。

(一)「空」字在名詞之前的效果

在李賀詩中這類用法最多，如：空山、空草、空綠、空夜、空光、空舍、空雲、空郊等。在名詞前面加上一「空」字，這境域似乎就蒙上了一層寂寥肅殺的色彩，如〈感諷五首之三〉一詩說：「南山何其悲，鬼雨灑空草。」¹¹「鬼」與「空」二字暗示了一片破敗詭譎的景象，而這空茫的感覺，表現出荒野的陰森悲涼。故「空」繪構出一幅無生機之畫，而同樣有著空茫感的還有「好花生木末，衰蕙愁空園。」(〈河南府試十二月樂辭之七月〉)「弱蕙不勝露，山秀愁空春。」(〈蘭香神女廟〉)空蕩無生命之意境，也透露出詩人心中的悒鬱悲愁。再看到「長卿牢落悲空舍，曼倩談諧取自容。」(〈南園十三首之七〉)此「空」是慘澹潦倒的境況。寫司馬相如空有文才卻不得重用之悲苦，「空」字即顯出其家徒四壁。上述「空」字的使用皆有悲涼淒清效果。

唐詩中常見「空山」一詞，這已是詩人們形容山中寂靜之貌時的慣用語，李賀詩中也使用了，在〈李憑箏篋引〉裡有：「吳絲蜀桐張高秋，空山凝雲頽不流。」而對「空山」意境之塑造最成功的詩人應屬王維，其〈鹿柴〉一詩曰：「空山不見人，但聞人語響。返景入深林，復照青苔上。」王維此詩是以靜帶出動。因山境之靜與空曠，而能生發出活潑之氣。李賀此「空山」卻帶懶意，為極其誇張地描述李憑箏篋之樂的美好，於是先將整個背景定格在那一瞬間，山與雲皆靜止不動，時間彷彿也停住了，不捨向前。喜用濃色字的李賀有時也會將「空」字套於其前，如：「回雪舞涼殿，甘露洗空綠。」(〈十二月樂辭，五月〉)和「春營騎將如紅玉，走馬捎鞭上空綠。」(〈貴主征行樂〉)若將「空綠」當成顏色詞，那麼的確是一創新。方瑜在《李賀歌詩的意象與造境》一文中提及：

在顏色字方面，長吉也有特殊的偏好，他喜用濃色如紅、綠，但卻常在這些濃色之上，另加一個修飾字，如…空綠……不但削弱了紅、綠原有的熱鬧喧嘩，反而製造出衰颯的效果。¹¹。

¹¹ 方瑜〈李賀歌詩的意象與造境〉：錄自《中晚唐三家詩析論》，台北，牧童，1975年，頁25。

綠色是碧色，以現在對顏色地慣用來看這二詩句，碧綠是如同青草色，「空綠」應該是放眼望去有那一大片的綠色草原，衰颯地無生氣的草原。但依傳統的解釋「空綠」似乎是指藍色。〈十二月樂辭，五月〉一詩，王琦注中引吳正子注曰：「空綠猶碧落也。」¹²碧落是天空，那麼空綠即是一「代詞」¹³，代指碧空。〈貴主征行樂〉一詩，王琦也注曰：「上空綠，謂其馳馬輕捷，如上騰空際。」¹⁴這麼一來，此二詩的「空」字皆是指涉「天空」，而綠是天空的色澤。但無論「空綠」是碧草還是碧空，「空」字於此皆有衰颯效果。

由於李賀用字著重於創造意境，故有時字意就顯得模糊難解，以下例子「空」字即有雙重含意，既可以「天空」解，又因放於名詞之前，故也可當修飾用的形容詞解。如：「空光遠流浪，銅柱從年消。」（〈古悠悠行〉）「空光」之使用李賀是新創，前所未有的。今古時間會過完，空光會流浪遠行。李賀徹底表現了他對時空的感覺，「遠流浪」即是李賀對「空光」所下的注解，時光是空盪無法抓摸的，它會幻滅變化，一切事物在面對時間自然律支配下，都無法實現，難保長久。李賀詩集中使用「空光」有三處，然而不同處的使用卻有不同的感受。在〈洛姝真珠〉一詩中有：「玉喉窸窣排空光，牽雲曳雪留陸郎。」「排空光」若只解為排遣時光，無法顯出後一句的精采，故吳正子注曰：「窸窣，歌聲宛轉之妙；排空光，猶響遏行雲之意。」¹⁵那麼「排」是向上通達天際雲霄，「空光」不但是時光，也是天空之光芒。再看到〈貝宮夫人〉：「秋肌稍覺玉衣寒，空光帖妥水如天。」明曾益釋曰：「唯水如天，故空光帖妥，言一色也。」¹⁶所以這兩句是形容玉衣之清涼。此處的「空光」也就帶著涼意，水與天同一色澤，如天空般地水光蕩漾，此詩中「空」字的感覺又和上述二詩效果不同了。第二個例子是「舞影逐空天，畫鼓餘清節。」（〈感諷，六首之二〉）李賀不用天空，而用「空天」，「空」字遂成了形容詞，讓天空有更開闊更多揮灑地空間。再看到「風長日短星蕭蕭，黑旗雲溼懸空夜。」（〈長平箭頭歌〉）此「空」字也是指天空，在風寒星稀地夜裡，黑色地雲帶著溼氣，色彩沉重，似乎是天空含著淚，這樣的天和這樣的夜結合，是空寂的夜，創造出當日的寂靜蕭瑟感。那以

¹² 楊家駱主編《李賀詩注》，台北，世界書局，2005年1月，頁248。

¹³ 錢默存〈李賀詩論〉：「長吉又好用代詞，不肯直說物名，如劍曰『玉龍』，酒曰『琥珀』，天曰『圓蒼』，秋花曰『冷紅』，春草曰『寒綠』。」錄自羅聯添編《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三》，台北：學生書局，1979年，頁1116。

¹⁴ 楊家駱主編《李賀詩注》，台北，世界書局，2005年1月，頁279。

¹⁵ 同上注，頁256。

¹⁶ 同上注，頁133。

下的「空雲」、「空郊」也同樣有天空兼及修飾景物之效果。「澹色結畫天，心事填空雲。」(〈自昌谷到洛後門〉)王琦注：「慘澹之色，結而不解，雖畫亦然，則不但曉昏時矣。而我之心事，亦如空中陰雲，填塞而不能解。」¹⁷「吳娥聲絕天，空雲閒徘徊。」(〈拂舞歌辭〉)吳娥歌聲，響徹天空，行雲欣賞，徘徊不去。故空中之雲也有空幽之感。「青門放彈去，馬色連空郊。」(〈感諷六首之四〉)「連空郊」感覺上像是天空與郊野相連，分不清楚邊際，就如另一首詩中的：「野色浩無主，秋明空曠間。」(〈送韋仁實兄弟入關〉)是秋空之曠野。「馬色連空郊。」郊野因此顯空曠，也達到形容從馬眾多之效果。

(二)「空」字放於句尾的效果

李賀詩中將「空」字放於詩句後，既有形容一整句的效果，也將詩的節奏拉緩，使讀者有種空茫的感覺。以下即舉詩例分析。且看「秋白遙遙空，日滿門前路。」(〈將發〉)曾益曰：「秋白空遙，秋方曉天遙遙而白。」¹⁸遠方的天空漸漸變白，「空」讓空間拉開，使天地生距離感，於是日光才有移動感。「塞長連白空，遙見漢旗紅。」(〈平城下〉)王琦注：「白空，塞外空曠之色，與天相連接之狀。」¹⁹此「空」有天空之意，也有空曠的感覺，將空間距離拉的很開很大，「白空」成了一個背景，在月明之夜，才能見到「塞長連白空」，也烘托出遠處的「漢旗紅」。再看到「蠻娘吟弄滿寒空，九山靜綠淚花紅。」(〈湘妃〉)此處「空」有天空之意，也有空蕩感。形容蠻女歌聲回蕩在淒清蕭瑟的蒼穹之下、山谷之中。山谷空蕩蕩地回響著嬌語吟唱，因哀愁令周遭空氣更為寒冷。故一「空」字便包含了多種感覺。

另外，「空」也有空寂之感，如：「月明中婦覺，應笑畫堂空。」(〈惱公〉)空無一人，了無人跡，故帶寂寞感。以及迷濛之感，如：「旗溼金鈴重，霜乾玉鐙空。」(〈追賦畫江潭苑，四首之四〉)「蠟光高懸照紗空，花房夜擣紅守宮。」(〈宮娃歌〉)姚文燮集註曰：「旗為霜所濕而鈴似重；玉著霜不化而鐙似空。」²⁰霜與玉的色澤使馬鐙似空難以看見。而「照紗空」也有種迷濛不明感，只見光影恍恍，也只能靠聽覺等來得知現狀，更表現出宮女不安地思緒。

四、「空」字作為虛詞之無奈感

¹⁷ 同上注，頁 332。

¹⁸ 楊家駱主編《李賀詩注》，台北，世界書局，2005 年 1 月，頁 102。

¹⁹ 同上注，頁 340。

²⁰ 同上注，頁 446。

虛詞的修辭作用在於對實詞產生種種修飾、形容，以及限定的作用，又透過相關的虛詞，也能使全篇詩意自然完整。李賀詩中「空」字作為虛詞使用，大都有徒勞無功的無奈感。如〈秋來〉一詩中曰：「誰看青簡一編書，不遣花蟲粉空蠹。」無奈辛苦地著作，最終會被蠹成粉末。「南雲北雲空脈斷，靈臺經絡懸春線。」（〈勉愛行二首送小季之廬山，二首之二〉）「空脈斷」無法相連，於是有分隔兩地的無奈感。「夜殘高碧橫長河，河上無梁空白波。」（〈有所思〉）「空」是只有的意思。河上無橋只有浪波，想渡過彼岸卻無法如願的感慨。「橫庭鼠徑空土澀，出籬大棗垂珠殘。」（〈仁和里雜敘皇甫湜〉）王琦注：「庭土穢塞，僅為駢語所遊之徑。」²¹空有穢土阻塞，只有鼠輩橫行，這感覺也是很無奈的。「空留三尺劍，不用一丸泥。」（〈奉和二兄罷使遣馬歸延州〉）因解職了劍就無所施，故此處「空」有徒然之辜負感。在看到〈金銅仙人辭漢歌〉裡的：「空將漢月出宮門，憶君清淚如鉛水。」「空」字更暗示出這種情感上的虛無與徒然。也只有這一輪同樣的月陪伴著，其他的種種都變了。由上述例子也可見「空」作為虛詞很難精確解釋其意，卻是整個文意中不可缺的樞紐。多了這「空」字，使實詞的意義更鮮明醒豁。李賀透過「空」這虛詞創造出一股無可奈何的氛圍。「宋玉愁空斷，嬌饒粉自紅。」（〈惱公〉）「空知有善相，不解走章臺。」（〈馬詩二十三首，其十九〉）「月綴金鋪光脈脈，涼苑虛庭空澹白。」（〈河南府試十二月樂辭之九月〉）也都是「空」字做虛詞的例子。即使是〈致酒行〉中：「空將牋上兩行書，直犯龍顏請恩澤。」表面上「空將」二字寫出一種充滿信心的懷抱，相當於白話「只憑著」的意思。但這仍是李賀想要而不可得的氣勢。於是藉由詩中主人翁的勸勉，有些誇飾的舉例來安慰自己。

五、結語

袁行霈在《中國詩歌藝術研究》中說：

詩的意象和與之相適應的辭藻都具有個性特點，可以體現詩人的風格。一個詩人沒有獨特的風格，在一定程度上即取決於是否建立了他個人的意象群。²²

²¹ 楊家駱主編《李賀詩注》，台北，世界書局，2005年1月，頁281。

²² 袁行霈《中國詩歌藝術研究》，台北：五南圖書公司，1989年5月，頁57。

李賀創造出自己的「長吉體」，建立了他個人的意象群，而詩人在斟酌文字分量的同時，實際上也在調整自己的思想和情感。於是，「空」在李賀詩中是通往另一世界的通道，最原始的含意是天空。李賀透過天空來排解心中煩憂，這天空是有著奇幻色彩的「空」，可以帶領詩人邁向神秘不可知的天界。表現在詩中成為一種美感，而「空」也能轉化成形容詞，是人世間衰颯的空茫迷濛感，也是李賀心中的抑鬱悲愁。甚至到了詩人臨死之時，還散不去對「空」的執著，故留下了那麼一段神異之說：天上白玉樓將成，因此召賀為書記，此差樂而不苦。又李賀氣絕時，他常居之窗中，竟然還有煙氣繚繞，還聽到了行車嘒管之聲。會有這樣的傳言，無論虛實，可想而知李賀是時常望著窗子，透過窗外那一片天構思吟詠，將「空」納入詩中當背景，也將自己無法言喻的情感寄託在上面。也因此「空」字在李賀詩裡有著不同面貌，它是高高在上的，虛幻的，神秘的，朦朧的，也帶著些許無奈感，卻是詩人作詩的最佳背景，從中可以幻化出無限可能。李賀也常將「空」字套在常用的字上，另創新詞，營造詭譎的效果，不同於受佛家影響的詩人是境界上的「空」與心靈的放下，李賀反而是以「空」去提起更多的內容物，讓鬼神聚於此，讓虛空蕩漾，讓寂寞也停於此了。

參考書目：

- 1、唐李賀撰，明曾益等注；楊家駱主編：《李賀詩注》，台北，世界書局，2005年1月初版七刷。
- 2、李浩：《唐詩的美學詮釋》，台北，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，2005年5月一刷。
- 3、方瑜：《中晚唐三家詩析論：李賀、李商隱與溫庭筠》，台北，牧童，1975年。
- 4、王國維：《人間詞話》，台北縣，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1980年9月10日初版。
- 5、袁行霈：《中國詩歌藝術研究》，台北，五南圖書公司，1989年5月。
- 6、陳治國編：《李賀研究資料》，北京，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83年3月一版。
- 7、楊文雄：《李賀詩研究》，台北，文史哲出版社，1983年6月再版。
- 8、蔡英俊：《古錦囊與白玉樓》，台北，偉文圖書公司，1985年3月再版。
- 9、鍾達華：《李賀詩意象研究》，嘉義縣，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5年5月。
- 10、羅聯添編：《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三》，台北，學生書局，1979年。